

傣文将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为 u 的音变分析*

戴红亮 玉腊光罕

[提要] 傣文字母与巴利文字母大多数有对应关系,根据字母的对应可用傣文转写巴利语,但转写时,有一部分词出现了音变现象。本文讨论傣文用 u 转写巴利语短元音 a 的现象,分析音变条件和音变规律,并利用音变规律还原巴利语部分词的形式并释读傣文古籍的一些疑难词。

[关键词] 傣文 巴利语 转写形式 释读 音变

一 引言

傣文古籍由于受南传佛教影响较大,古籍中抄录和保留了大量巴利语词汇。巴利语词汇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在傣文古籍中:一是巴利语偈颂,即整句或整段地抄录巴利语,这种形式的巴利语有时、体、格等语法范畴;二是傣文转写巴利语的某些词语时,通常以某种固定形式出现,并经常与傣语固有词混合使用。在傣文转写巴利语词语的形式中,符合傣文、巴利文字母对应规律的,较容易从傣文还原巴利语并能准确释义;但发生音变或傣文不按转写规则转写的巴利语词汇,识别难度较大,需专门总结音变规律或通过对照等途径进行释读。

巴利语的短元音 a 在不同条件下可转写为傣文的不同形式。一般而言,低音组浊辅音后面跟 -ara 时,傣文可转写为 on,如巴利语词语 nagara “城市”,傣文转写为 na³³kon⁵¹ (戴红亮 2018)。而在鼻辅音前,傣文可转写为 u,在塞辅音前则可转写为 o。u 与 o 在历史上具有很紧密的关系,但塞辅音前的 o 受条件限制更严格,大多倾向于直接用巴利文与傣文有对应关系的字母,因涉及的词较少,本文不作讨论。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为傣文其他字母的情况,前人曾有涉及(刀世勋 1982;张公瑾 2003),但都未作分析。本文以《维先达腊》^①(刀林荫 2006)、《长阿含经》(刀林荫 2010)中的傣文转写巴利语有音变的词语为例,分析傣文将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为 u 的现象,总结其音变条件和规律,并释读傣文古籍的某些疑难词。

二 傣文字母与巴利文字母的对应关系

西双版纳老傣文,也称为 to⁵⁵tham⁵¹ “经书文字”,早期是用来转写巴利语佛经的。巴利语有 8 个元音,33 个辅音,共 41 个音位,巴利文用 41 个字母符号来表这些音。老傣文完全继承了巴利文的 41 个字母音,称为“主字母”。后来为了拼写傣语固有词,根据傣语语音实

* 本文的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傣文贝叶经《长阿含经》文献语言学研究(21BYYO4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傣族佛经文献《维先达腊》词汇研究(18YJA850002)”的资助。

^① 《维先达腊》也写作《维先达罗》,至少有 7 个版本,与汉译佛经《须大拏太子本生经》《六度经·须大拏经》《菩萨本缘经》等的内容基本一致。汉译本最多的有 8000 字,而《维先达腊》有近 11 万个音节。

际又增加了一批字母作为“附属字母”，这些字母只能拼写傣语。这样傣文就成为“一文双语型”的拼音文字。一般情况下，傣文转写巴利语的词语就按 41 个主字母即可。其对应见表 1:

表 1 傣文字母与巴利语语音的对应

傣文	巴利语	傣语	备注	傣文	巴利语	傣语	备注
ᨠ	a	ʔa ⁵⁵	零声母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ᨠᨡ	ā	ʔā ⁵¹	一般只转写巴利语。
ᨡ	i	ʔi ⁵⁵	一般只转写巴利语, 但可拼写傣语的前缀。	ᨡᨢ	ī	ʔī ⁵¹	只转写巴利语。
ᨢ	u	ʔu ⁵⁵	只转写巴利语。	ᨢᨣ	ū	ʔū ⁵¹	只转写巴利语。
ᨣ	e	ʔe ¹³	只转写巴利语。	ᨣᨤ	o	ʔo ¹³	只转写巴利语。
ᨤ	k	k	k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ᨤ	kh	kh/x	kh/x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ᨥ	g	k	k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ᨥ	gh	kh/x	只转写巴利语。
ᨦ	ŋ	ŋ	只转写巴利语。	ᨦ	c	ts	ts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ᨧ	ch	s	只转写巴利语。	ᨧ	j	ts	ts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ᨨ	jh	s	只转写巴利语。	ᨨ	ñ	j	只转写巴利语。
ᨩ	t	t	只转写巴利语。	ᨩ	ṭh	th	只转写巴利语。
ᨪ	ḍ	d	d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ᨪ	ḍh	th	只转写巴利语。
ᨫ	ṇ	n	只转写巴利语。	ᨫ	t	t	t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ᨬ	th	th	th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ᨬ	d	t	t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ᨭ	dh	th	th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ᨭ	n	n	n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ᨮ	p	b	b 高音组, 既可拼写傣语也可转写巴利语	ᨮ	ph	ph	ph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ᨯ	b	p	p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ᨯ	bh	ph	ph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ᨰ	m	m	m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ᨰ	y	j	j 低音组, 既可拼写傣语也可转写巴利语。
ᨱ	r	r	r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ᨱ	l	l	l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ᨲ	v	v	v 低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ᨲ	s	s	s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ஹ	h	h	h 高音组, 可拼写傣语和转写巴利语。	ஹ	!	l	只转写巴利语。
அ	am	aj	只转写巴利语。				

表1中, 傣文字母与巴利语的对应, 是就最常见的转写规则而言的。巴利语是多音节、无声调的屈折语, 而傣语是单音节、有声调的孤立语, 两者的语音、语法差别较大。为减少音节数量并适应傣语特点, 傣文转写巴利语时, 通常用截取巴利语多音节词前一两个音节, 将某些音节韵尾化或者将复辅音单音化等手段来减少音节长度。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见表2:

表2 傣文转写巴利语多音节词的辅音韵尾化

巴利语	傣文	傣语读音	巴利语、傣语意义	说明
gota	ᧄᧀ	kot ³³	姓, 种姓	ta 韵尾化为 -t 并附着于 ko。
sāra	ᧄᧃ	sān ⁵⁵	本质; 最精选部分	ra 韵尾化为 -n 并附着于 sā。
sāriputta	ᧄᧃᧃᧃᧃ	sā ⁵⁵ ri ³³ but ⁵⁵	舍利弗, 舍利子	tta 韵尾化为 -t 并附着于 bu。
dosa	ᧄᧄ	tot ³³	过恶; 过失; 缺点	sa 韵尾化为 -t 并附着于 to。
sāhasa	ᧄᧃᧃ	sa ⁵⁵ hot ⁵⁵	粗暴; 暴力	sa 韵尾化为 -t 并附着于 ho。

三 傣文将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为 u 的音变条件

巴利语有 8 个元音, 分别是 a、ā、i、ī、u、ū、e、o, 这些元音傣文都用独立的字母来转写。一般情况下, 巴利语音节首为元音的词, 傣文用 8 个独立的元音字母直接转写巴利语。而巴利语音节首为非元音的词, 傣文用为书写傣语固有词而新创制的元音字母进行转写。傣文用主字母转写巴利语词时, 其对应规律较强, 容易释读。详见表3:

表3 傣文转写巴利语元音举例及说明

巴利语	傣文	傣语读音	巴利语、傣语意义	说明
sotaṃ	ᧄᧃᧃᧃ	so ⁵⁵ taṃ ⁵⁵	耳朵, 听觉器官	一一对应。
jāti	ᧄᧃᧃ	tsā ⁵¹ ti ⁵⁵	出生; 再生	一一对应。
vessantara	ᧄᧃᧃᧃᧃᧃ	vet ³³ san ⁵⁵ ta ⁵⁵ ra ³³	维先达腊	一一对应。
eka	ᧄᧃ	ʔe ¹³ ka ⁵⁵	一; 一个, 某个	一一对应。
mukha	ᧄᧃ	mu ³³ xa ⁵⁵	嘴; 脸; 入口	一一对应。
pāli	ᧄᧃᧃ	bā ⁵⁵ li ⁵¹	巴利(经典)	一一对应。
ārāma	ᧄᧃᧃᧃ	ʔā ⁵¹ rām ⁵¹	阿蓝摩; 寺院	一一对应, ma 韵尾化为 -m 并附于 rā。
ākāsa	ᧄᧃᧃᧃ	ʔā ⁵¹ kāt ³⁵	天空; 空间	一一对应, sa 韵尾化为 -t 并附于 kā。
dhamma	ᧄᧃᧃ	tham ⁵¹	达摩; 法	一一对应, 但截取首音节读为 tham ⁵¹ , 并用 ᧄ 表示巴利语 ma 不读出(弥音)。

傣文在转写巴利语词时, 除上述一一对应外, 还存在音变现象。傣文转写巴利语的短元音 a 时, 会转写为不同的傣文字母。这种现象不是由巴利语字母导致的, 而是傣文转写巴利语词时受某些条件限制产生的音变。为说明傣文用 u 转写巴利语 a 的问题, 先举例如表4:

表 4 傣文将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为 u 的例词对照

巴利语	傣文	国际音标	巴利语、傣语意义	说明
jambu	ꨀꨣ	tsum ⁵¹ pu ⁵¹	阎浮树；地球	jam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tsum ⁵¹ 。
upagamaṃ	ꨀꨣꨀꨣ	?u ⁵⁵ ba ⁵⁵ ka ³³ muṃ ⁵¹	村落附近	maṃ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muṃ ⁵¹ 。
nigama	ꨀꨣꨀꨣ	ni ³³ kum ⁵¹	市镇	ga 的 a 转写为 u；ma 韵尾化为 -m 并附着于 ga，读为 kum ⁵¹ 。
nimantana	ꨀꨣꨀꨣꨀꨣ	ni ³³ mun ⁵¹ ta ⁵⁵ nā ⁵¹	邀请；获得邀请	man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mun ⁵¹ 。
cuḷavana	ꨀꨣꨀꨣ	tsu ⁵⁵ la ³³ pun ⁵¹	小森林	va 的 a 转写为 u；na 韵尾化为 -n 并附着于 va，读为 pun ⁵¹ 。
samsaya	ꨀꨣꨀꨣꨀꨣ	suṃ ⁵⁵ sai ⁵⁵	怀疑；猜测	saṃ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suṃ ⁵⁵ 。
kusala	ꨀꨣꨀꨣꨀꨣ	ku ⁵⁵ sun ⁵⁵	善；善业	sa 的 a 转写为 u；la 韵尾化为 -n 并附着于 sa，读为 sun ⁵⁵ 。
vaṅkata	ꨀꨣꨀꨣꨀꨣ	vuṃ ⁵¹ kot ⁵⁵	曲折；迷宫	vaṅ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vuṃ ⁵¹ ；ka 的 a 转写为 o；ta 韵尾化为 -t 并附着于 ka。
samāgama	ꨀꨣꨀꨣꨀꨣ	sam ⁵⁵ ma ³³ kum ⁵¹	集会；集合	ga 的 a 转写为 u；ma 韵尾化 -m 并附着于 ga，读为 kum ⁵¹ 。
bhavaṃ	ꨀꨣꨀꨣ	pha ³³ vuṃ ⁵¹	尊；尊师；尊者	vaṃ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vuṃ ⁵¹ 。
sambara	ꨀꨣꨀꨣꨀꨣ	sum ⁵⁵ pān ⁵¹	福气；功果	sam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sum ⁵⁵ 。
gaṅgā	ꨀꨣꨀꨣ	kuṃ ⁵¹ kā ⁵¹	恒河	gaṅ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kuṃ ⁵¹ 。
mantī	ꨀꨣꨀꨣꨀꨣ	mun ⁵¹ ti ⁵⁵	议员；部长	man 的 a 转写为 u，读为 mun ⁵¹ 。
gotama	ꨀꨣꨀꨣꨀꨣ	ko ⁵¹ dum ⁵⁵	乔达摩	ta 的 a 转写为 u，ma 韵尾化为 -m 并附着于 ta，读为 dum ⁵⁵ 。
puthujjana	ꨀꨣꨀꨣꨀꨣ	but ⁵⁵ thu ⁵⁵ tsun ⁵¹	普通人；俗人	ja 的 a 转写为 u；na 韵尾化为 -n 并附着于 ja，读为 tsun ⁵¹ 。

傣文将巴利语的短元音 a 转写为 u 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已搜集到 200 多例。从上表可知，巴利语某些词中的短元音 a，傣文不是转写为相应的短元音 a，而是转写为 u。这对巴利语词进行释义带来了困难。如果不了解和掌握音变规则，那么就会有很多巴利语词难以释读。特别是在贝叶经文献中，巴利语某些不常见的词，词典未收录，如果不把握傣文转写巴利语词的条件，释读难度就更大。傣文用 u 转写巴利语的短元音 a 的音变不是随意发生的，它需要满足以下 5 个限制条件：

第一，巴利语原词形必须是双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单音节词且为自足音节词时不会发生转写音变，如巴利语的 saṃ “快乐地”、bhaṇ “说”、bhaṃ “星星”、maṃ “第一人称宾格”，傣文分别转写为 saṃ⁵⁵、phaṇ⁵¹、phaṃ⁵¹、maṃ⁵¹，绝不会出现将 a 转写为 u 的现象。

第二，傣文转写巴利语 8 个元音时，只有短元音 a 会转写为 u；长元音 ā 以及其他 6 个元音都不会出现转写为 u 的现象。

第三，除 maṃ、man 和 vaṅ 等自足音节外，其他音节都要求用 u 转写为 a 的后一音节发生韵尾化并附着于前一音节，成为前一音节的鼻音韵尾 -m 或 -n 或 -ŋ，同时要求发生韵尾化

的鼻音后面的元音也是短元音 a，两个短元音 a 缺一不可，否则不能鼻音韵尾化。这种变化具有强制性，从目前掌握的例词来看没有例外，如 paḷi “巴利”，由于第二个音节带的是 i，无法韵尾化，而 pala “某种重量或尺寸”、pana “并且；现在；进一步；此外”、para “另一个；其他；超越”，其第一个音节的元音是短元音 a，第二个音节的元音也是短元音 a，理论上后一音节都可韵尾化并附着于前一音节，变为 bun⁵⁵，这只是可能性；但也可以不发生韵尾化，直接采用主字母的对应关系分别转写成 ba⁵⁵la³³、ba⁵⁵na³³、ba⁵⁵ra³³。

第四，除自足音节可出现在最后一个音节外，其他音节因要求其前一音节必须出现鼻音韵尾化并附着于前一音节，所以，a 变成 u 就不能出现于最后一个音节，而只能出现于双音节词的首音节或出现于三音节及三音节以上音节的中间位置。

第五，即使以上条件都满足，但傣文转写巴利语词时，由于采用了其他转写方式，如截取巴利语词的首音节的方式，a 变成 u 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如巴利语 kaṇḍa “部分；章节”，傣文转写为 kan⁵⁵。这个词满足 4 个条件，但是由于傣文转写巴利语时截取了首音节 kaṇ，将其变成傣语一个单音节词 kan⁵⁵ “部分；章节”，这样，a 变成 u 的现象也不会产生。

综上所述，傣文将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为 u 不是随意的，它必须满足多种强制性条件。在多种条件的限制下，要从傣文转写巴利语词的形式中去考察和释读巴利语的原词及其意义，除常见的词容易释读外，其他不常见或词典未收录的词因找不到巴利语的原词形式，释读难度较大，从而只能以音译的方式处理。这种处理方式不利于解读傣文贝叶文献。

四 音变规律对释读傣文转写巴利语文献的作用

傣文用 u 转写巴利语短元音 a 涉及巴利语的 6 个鼻音和 3 个边音，对其转写规律进行归纳并用来释读其他不常见或词典未收录的巴利语词语有两个重要作用。

第一，音变规律可帮助辨认巴利语原词形式并准确释义。如 ဝံန (ʔuŋ⁵¹ka³³)，在傣文文献中是常用词，其意思是“要素，成分；肢体，部分”。按字母对应转写，该词的巴利语原词应是 uṅga、uṅga 或 uṅga 中的一个，但巴利语不存在这三个词。经考察和辨析，该词的巴利语原词是 aṅga，傣文转写时将第一个音节的 a 变成了 u。可见，如果不知道变化规律就很难找到巴利语原词。《パーリ語辞典》(水野弘元 1968)、《巴汉词语手册》(慧音、慧观 2013)、《巴利—英词典 (Pali-English Dictionary)》(Davids & Stede 1986) 等几部词典对这个词的释义基本一致，主要有 3 个义项：①部分，支分，肢体；身份；关心；理由 (kiṃ aṅga 何况对于~)。②手的占相，手足判断，如 -vāta “肢痛”；-vijjā “手足占相，人相术”。③古国名，古音译为“鸯伽，鸯迦”。通过音变规律，可准确地说明傣文的这个词借自巴利语，而且借用的是第一个义项。又如 ဝံမုန (jum⁵¹mu³³nā⁵¹)，专名，常与 ဝံန (kuṅ⁵¹kā⁵¹ “恒河”) 一起出现。从上下文判断，为一河流名称。若按字母对应转写，巴利语原词应为 yumunā，但巴利语无此词。经考察和辨析，原词是巴利语的 yamunā，ya 中的 a 变成了 u，其义指印度五大河流中的第二条 yamunā “耶牟那河”，多用于比喻；甚至 ဝံန (kuṅ⁵¹kā⁵¹ “恒河”) 也发生音变，其巴利语原词形式应是 gaṅgā，第一个音节中的 a 也变成了 u。再如 ဝံဂု (ʔā⁵¹kum⁵¹)，傣文转写对应的应是巴利语的 āguma，但巴利语无此词，按音变规律，实为巴利语的 āgama “到来，接近；阿含、文本”。

第二，音变规律还可帮助释读傣文贝叶经文献中的巴利语疑难词语。如贝叶经文献《维先达腊》第八章的这一段话：

傣文原文：
pen⁵⁵ti³³po³³ ?aŋ¹³fai³⁵ʔā⁵¹sai⁵⁵bau³⁵van³⁵vai⁵⁵teŋ³³man¹³tam⁵⁵fai³⁵?an¹³ma³³no⁵¹rum⁵¹mu³⁵sat⁵⁵
pen⁵⁵nai⁵¹lok³³, po³³tsak⁵⁵hu¹³xām¹³pun¹¹sok³⁵tsum⁵¹baan⁵⁵thun⁵⁵ne³³rap³³pān⁵¹doi¹³ki⁵⁵lit³³.

是 处 父亲 希望 意志 不 动摇 稳定 根据 愿望 的 ? 群众 生
潜 入 里 世界 父亲 要 使 渡过 悲伤 喜悦 到 涅槃 于 烦恼
父亲希望意志不发生动摇, 要坚如磐石, 根据众生的喜愿遁入世界, 父亲要摆脱因烦恼而产生的悲
伤喜悦, 到达涅槃境界。

这段话中巴利语词较多, 按傣文字母与巴利语字母的对应规则和韵尾化规则进行转写, 能较容易地找出巴利语原词形式, 如 ?a⁵¹sai⁵⁵“住所; 意志”、sat⁵⁵“众生”、lok³³“世界”、sok³⁵“悲伤”、ne³³rap³³pān⁵¹“涅槃”、ki⁵⁵lit³³“烦恼”等。但是, 这段话中的 ma³³no⁵¹rum⁵¹, 如果按傣文转写巴利语的规则, 巴利语的原词形式就应为 manoruma, 可是巴利语没有这个词, 傣文几部字典也没有收录。《维先达腊》将之翻译成“心愿”, 这是根据上下文进行的“随文释义”。经考察和辨析, 这个词的巴利语原词形式为 manorama, 傣文转写时, ra 的 a 变成 u, ma 韵尾化为 -m 并附着于 ru, 其义为“高兴的、欢喜的”。这样无论从词义上, 还是句法上都是说得通的, 而且可以完整释读并准确翻译。下面再举一例作进一步说明:

傣文原文：
(sā⁵⁵lā⁵¹)hun⁵⁵tai¹³mā⁵¹mā³³tsau¹¹pat³³xau¹³poŋ³⁵ʔā⁵¹sum⁵⁵kon⁵¹?a⁵⁵phi³³lum⁵¹tsa³³tsai¹³rot³³dok³⁵
mai¹¹phāi⁵⁵mā⁵¹tat³³ sā⁵⁵lā⁵¹tsau¹³tsāŋ¹¹bot⁵⁵ju³⁵sāŋ¹³tsum⁵¹bān⁵⁵le³³nā⁵¹.

凉亭 南边 来 早上 吹 进 窗户 道院 应该 ? 不停地 香味
鲜花 吹 来 恰好 凉亭 象王 出家 生活 快乐 的了
鲜花的芳香大早上就从南边吹进道院的窗户, 令人愉快适意。象王在这里出家生活, 非常幸福的了。

这句话中的词, 基本都是一些常见词, 比较好懂。但是 ?a⁵⁵phi³³lum⁵¹ 则无法解释, 其前面是能愿动词、后面是副词, 根据语法属性和搭配习惯, 可判断这个词为动词或形容词; 再从傣文转写形式判断, 应是巴利语词, 按转写规则巴利语原词形式应为 abhiluma, 但是巴利语没有这个词。《维先达腊》将其译成“休息”, 从语法上是说得通的。《傣汉词典》(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 2014:24) 则将其释义为“无比喜悦的, 无比高兴的; 国王游行队伍中的华盖”, “无比喜悦的, 无比高兴的”为形容词性, 从语法角度上看也是解释得通的。这个词究竟是动词还是形容词? 这需要还原出巴利语原词形式, 才能确定。根据 a 变成 u 的音变规律去判断, 巴利语原词形式应是 abhirāma 或 abhilāma, 但是巴利语没有 abhilāma, 那就应是 abhirāma。巴利语确有 abhirāma, 几部词典皆释其义为“愉快的, 合意的”或“快乐的, 舒适的, 快活的, 适意的”等。据此, 我们判断它也发生了音变, 从而认为《傣汉词典》将 ?a⁵⁵phi³³lum⁵¹ 解释为“无比喜悦的, 无比高兴的”, 这无疑是正确的。

五 结 语

傣文将巴利语短元音 a 转写成 u 的现象在傣文贝叶经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较多。这类发生

a 变成 u 的词不会出于偈颂，而只会出于傣语、巴利语混合的语句，夹杂在傣语固有词中，如果不能准确还原巴利语原词形并准确释义，那么就会影响对整句意义的理解和翻译。因此，对傣文用 u 转写巴利语短元音 a 的音变规则的充分揭示，有助于还原巴利语原词形，判断其来源，更为重要的是能解释傣文文献中很多无法解释的词义或纠正文献翻译中“随文释义”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戴红亮. 2018. 《傣文转写巴利语 on 韵变异分析》，《民族语文》第4期.
- [2] 刀林荫主编. 2006. 《维先达腊》，北京：人民出版社.
- [3] 刀林荫主编. 2010. 《长阿舍经》，北京：人民出版社.
- [4] 刀世勋. 1982. 《巴利语对傣语的影响》，《民族语文》第6期.
- [5] 慧音、慧观. 2013. 《巴汉语手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6]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少数民族研究所编. 2014. 《傣汉词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7] 张公瑾. 2003. 《傣文〈维先达罗本生经〉中的巴利语借词——以〈十愿经〉第一节为例》，《民族语文》第4期.
- [8] 水野弘元. 1968. 《パーリ语辞典》，东京：春秋社.
- [9] Davids, T. W. Rhys & William Stede. 1986.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An Analysis on Phonetic Variations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Pali Short Vowel /a/ with the Letter Indicating /u/ in the Dai Script

DAI Hongliang and Yülaguaghan

[Abstract] Most letters of the Dai script have their corresponding counterparts in the Pali script. The Pali words are usually transcribed with the Dai script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letters. Nonetheless, phonetic variations arise in the transcription of some Pali wor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enomena where the Dai letter indicating /u/ is used to transcribe the Pali short vowel /a/,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and rules of phonetic variations, and employs the summarized rules of phonetic variations to help restore and identify the original forms of some Pali words and interpret some intractable words in the ancient documents written in the Dai script.

[Keywords] Dai script Pali language transcription form interpretation phonetic change

(通信地址: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200234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李云兵】